

远去的脚印

周泽久◎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远去的脚印

周泽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脚印 / 周泽久著.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43 - 3140 - 0

I. ①元… II. ①周… III.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9858 号

作 者 周泽久

责任编辑 王敬一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3140 - 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人生的印痕 心灵的音符——读《远去的脚印》	1
自 序	4
一、童年的梦	6
二、欢歌·悲歌	23
三、学步习医	29
四、小城故事	40
五、风高浪急	55
六、祸起萧墙	68
七、风雨相依	85
八、得沐春晖	93
九、启蒙问政	99
十、知难而退	110
十一、去国怀乡	120
十二、二次问政	131
十三、市语微哗	147
十四、借我一生	159
十五、送别慈母	165
十六、二渡重洋	170
十七、老骥伏枥	188
十八、在水一方	207
另记	218

人生的印痕 心灵的音符

——读《远去的脚印》

张步真

周泽久先生是一位勤于学术研究、极其认真负责的好医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资深专家，是曾两次出国深造的海归学者。

周先生从一名长期在临床一线打拼的医生起步，先后担任过县级、市级人民医院院长，悬壶济世五十余年，为多少人解除了病厄的痛苦。春华秋实，当他进入收获人生硕果的年岁，又给读者捧出一部洋洋近二十万言的《远去的脚印》，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这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西洞庭湖的一个水网村落，是周泽久先生的故乡。绿柳长堤，堤外湖水浩瀚，他在这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但是，随着日寇入侵，时局不稳，给周泽久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更不幸的是，他九岁的那一年，父亲去世。少年失怙，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他意志坚强的母亲，为周泽久撑起了一片蓝天。母亲咬紧牙关，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送他上学。周泽久本人也志存高远，自强不息。雪案萤窗，晨昏苦读，终于完成了医学学业，成为一名医生。这样，他有了服务社会，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本领……作品从黄发垂髫的童年写起，写他上学求知、走入社会，奋斗拼搏，人生百味，一切的一切。

周泽久于1960年秋天走出学校大门，分配到华容县人民医院。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怀着满腔热情，立志报效祖国。他最初的亮相，就很不一样。一天，病房里来了一位感染急性血吸虫病的病人，需要注射一种特殊的药物，这种药毒性很强，如有意外，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当时周泽久有的是书本知识，却缺少实际经验。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药物注射的高峰期，晚上，他干脆住进病房，日夜观察守护，直到病人转危为安。这样，既锻炼了他的意志，也积累了临床经验。过不久，有一位严重胃溃疡的病人，确定做“胃次全切除”手术。手术本来已经安排好了，这时主刀的医生因急事外出，手术需要推迟。患者却要求手术如期进行，并指明请周泽久医生主刀。此前，他没有为这种手术独立主刀的经历，情况又如此复杂，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制定了各种预案，手术如期进行，终于获得成功。但术后出现大出血，如不立即输血，可能危及生命。一时没有找到血源，事态十分严重。周泽久发现自己与病人是同一种血型，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己献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泽久的这一些行动，赢得了病人的信任和赞扬，

十多年后，周泽久出任华容县人民医院院长，这绝不是一般的职务提升，而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几曾何时，周泽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走“白专道路”而受到种种歧视。现在，上级经过仔细斟酌，决定让他担任一院之长。这就表明过去那种“左”的政策终结。泽久医生是幸运的，他踩在那个时代的节点上！令人诧异的是，干了五年，他却辞职了。在局外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几年之后，从加拿大归来的他，面临更大的挑战，后被任命为岳阳一人民医院院长。如果说，第一次问政，是时代推上去的，这一次却是诸多的因素逼上梁山的。但周泽久骨子里是一位书生，他整日被繁琐的杂事缠身，身心疲惫，他萦念在心的却是临床医学，

念兹在兹的是做一个好医生，又干了六年，当医院的面貌大为改观、诊疗水平大为提升的时候，他又激流勇退，回到了一线的诊室。两次当院长，两次辞职。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职务的提升，意味着地位和荣耀。上去难，下来也难。辞职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底气就是来自于他对专业的执著与敬畏！

《远去的脚印》浓缩了作者一生的精华，同时也凝聚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层次思考。写家庭、同事、患者，文笔流畅，鲜活生动，颇为精到。特别是许多章节对现实的感悟，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这是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作者思想的闪光之处。

周先生向远方延伸的脚印，留在家乡的河堤，留在求学的路途，留在小城的街巷，留在医院的庭院，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实验室，一串串，一迭迭……

那是刻写人生的印记，那是诠释心灵的音符。

（笔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原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自序

本人生于乱世，成年后以行医为业，而凝聚学术基础、忝列“专家”圈，则是不惑之年以后的事了。

我的人生之旅，经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长河，从民国抵达新中国。一路上，历经风雨，沐浴阳光，留下渐行远去的“脚印”，记述着跋山涉水的辛酸和守望。

作为医生，我一直守护在生命前沿，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同时，也品尝着世间悲欢的真情实感，阅过了百年兴衰的斗转星移。

在风雨兼程的人生旅途上，我也曾一度短暂从政，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分别担任过湖南省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和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走过了一段与“医病疗伤”相去甚远的路。

对做医生，我真情挚爱，力求精益求精；而对当院长，则算不上什么优质良材。后退一步我又想，既然担了责任，就该尽心竭力，做个笨者先行。而后，每当我感到任职目标大体完成，心中便会浮起久违的职业约定，于是远行知返，努力赶在年富力强之际、垂垂老矣之前，走向自己的职业归宿，身体力行，做个好医生。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一路走来，我持之以恒，勤以执业，刻苦钻研。到了垂暮之年，作为一名区域性知名专家，依然坚守在医疗一线，服务病人，报效社会。

蓦然回首，抚今追昔，深深感悟到人生旅途跌宕起伏，恬淡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历史。

10 年前一场大病，我在家静养，空闲里思绪翩翩驱动着历史的怀想，往事幕幕萦回眼前：人生福与祸，工作的苦与乐，心中的爱与恨，国家的风与火……从那时起，我就坚持着把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故事详尽地记了下来。

70 年的岁月长河，50 载的行医、从政生涯，送走一个个春露秋霜，历经一年年寒来暑往，亲历了日寇的残暴、民国的飘摇、共和国的新生、阶级斗争的无情、“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改革开放的丰衣足食和 21 世纪的国家富强，世事起承转合、历久弥新。

转眼间，我们似已摆脱贫困与饥饿，彷徨中却又遭遇到文明的沉落。一时间，恶苗竞长，瘴疫肆虐，让人防不胜防。在经济腾飞的底下，权欲膨胀、道德扭曲、人心冷漠等种种恶行四方袭来，侵蚀人的心智与良知；贪婪狂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如影随形，世间仿佛乱象丛生。

我苦思冥想，心中疑问纠结：为什么善良总敌不过邪魔？为什么正直常败北于罪过？

我不善写作，是这些萌动于心的情愫，促成我拿起笔，记下了一生中许多难以忘却的故事。我持之以恒，笔耕不辍，由故乡的追忆迤迤而下，放言漫语，直抒胸臆，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巡礼。记忆就这样伴着我，在故事的流连中，回放自己的人生，审视心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忠诚与责任。兴之所至，集腋成裘，终于留下来这本书，或许在自勉之余，也能为中国医生们的勤勉艰辛作个见证。

一、童年的梦

漫漫人生路，尽在行色匆匆里。

1994年腊月十一，老母辞世。

母亲一生节俭、爱清静，葬礼安排在乡下姐姐家举行。

三天三夜，姐姐她们日夜守护灵堂，我与妻应承大小诸事，直到殡葬结束。思念从此天人永隔，丧母之痛久久哽噎于心。



半月前，我刚辞却了院长职务；一转眼，又要去悉尼进修学习，匆促之下，只好将亡母灵前的诸多孝行礼数寄之于“来日”了。

到1996年初春，我与妻回国，安排的第一件事便是祭扫父母墓冢，聊以慰藉浓浓的乡愁，舒缓心中深深的歉疚。

扫墓那日，恰逢早春时节。走进山林，树梢上初吐嫩芽，地面柔草新布，四周一片翠绿。黄土坡上，绵延的灌木林在日光里泛起嫩绿的波纹，油光光，亮晶晶。远处的塘泉清澈泛波，周围一片寂

静，只有偶尔从水塘那边传来的鸭啼声。

妻细心备好了香烛、纸钱和各种祭物。

祭奠时我在父母墓前长跪，回想二老生前的百般疼爱，还有他们的辛酸苦楚。刹那间，我心潮起伏、思如泉涌，眼前顿现雾隐。泪眼婆娑中，父母单薄的身影仿佛向我而来，天地间闪现出故乡的山川景物，童年时那些或刻骨铭心、或欢声笑语、或苦涩艰辛的往事，一幕幕又在眼前。

我的家乡——横港坝，位于湖南省汉寿县永丰大垸的西北角。1939年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母亲把我的生命带到洞庭湖畔的这个水网村落。

永丰大院由曲折蜿蜒的大东堤围绕。东堤高大、宽实，由南向北拦住东面的洞庭湖水，确保当地民众居住安全、田地水旱无忧。这里土壤肥沃，西边河面上又有汽轮往来，交通便利，是西洞庭水乡的一方富庶之地。

东堤两侧堤岸长满杨柳，集落成林。那些杨柳树干粗硕、枝叶茂密，夏天能遮出大片荫凉地。若是开始学步的蹒跚小儿，恐怕要花上半个时辰才能走出这块林荫地。到了深秋时节，叶落纷纷，铺满堤岸，也无专人打扫，过往行人踩在上面沙沙作响，松松软软好似飘于云上。

我父亲周真甫先生一门三代祖居于此，我庆幸自己也生长在这民风纯正的小乡村。

小时候，民生凋敝、时局不稳，又遭日寇横行，已经风雨飘摇、国之不国。家乡那儿也是动荡不宁，日子过得很煎熬。得有父母倍加疼爱，并未缺我童年的衣食和欢乐。

父亲的祖屋是一座天井式四合院，坐北朝南，东临沅水支流，紧靠着大堤的西半坡。大屋前有宽阔的晒谷场，屋后是成片的松树林，中间夹种了柑橘等果木，常年郁郁葱葱。周家有良田 70 多亩，水涝地 50 多丘，耕牛农具一应俱全，在横港坝村称得上数一数二的殷实户。

在父亲安排下，家里的田地，自耕六七亩，收割后作为家用口粮和饲养牲畜，其余田土全部租给本村上头那边的亲戚家。作为交换，亲戚家的长兄周绍清过府帮工。

绍清大哥忠诚厚道、精明能干、农活娴熟，帮助主理家务、照看耕牛和打理庄稼。他住在西边厢房，与我们对门相望，有如一家人过日子。父亲让我和姐姐叫他大哥，敬若兄长。在土改开始后那狂风骤雨，喊声震天的日子里，绍清哥仍一如既往照料我们孤儿寡母，从不避人耳目。我推想，这或许是他天性使然，也可能是父母对他家未实施过残酷剥削并非无关。

记忆中，父亲个头不高，清瘦精干，谈吐幽默，举止儒雅。老人家曾是晚清乡试秀才，民国初年做过县府参议。父亲生性倔强，好管闲事，也爱扶贫济困，对遇难之人常常施以援手。

民国晚年，遇上地方政府摊派壮丁，无奈之下，邻里上下的青年人总会投奔父亲。父亲常常设法将他们藏在偏屋隔房，躲过官府的追捕。他在政界圈子里有些关系，常能帮人逢凶化吉，躲过劫难。父亲不会聚财，出手大方。到民国末年，家道中落，祖上留下来的良田好地近乎全数变卖，仅留下七八亩自耕地及 30 多丘水涝田，勉强维持着家庭生计和日常的人情往来。

1940 年秋，地方上举行国大代表分区选举。父亲作为一方贤达，受托为民主派候选人罗大凡先生拜票辅选。他东奔西走，十分

活跃。投票那天，罗先生与另一位国民党籍候选人肖某竞选对决，上方指定罗先生以面食简餐招待选民，以区别于用饭菜宴请的肖某，结果败选落马。父亲说南方人喜好饭菜甚于面食，而北方则正好相反，餐饮形式的指派成了国民政府操纵选举、操纵“民主”的一个手段。父亲深恶时政弊端，就此离开党争，专心家事，不再涉足民国政坛。

母亲姓贺名玉梅。她身材高挑，举止端庄，寡言少语，眉宇间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母亲胆子小，处事谨慎，她每日里起早贪黑，忙活不停，一人包揽所有家务，事事亲历亲为，竭尽全力。

母亲治家分外节俭。父亲每次从外面带回的糕点、茶叶，母亲都严密收藏，用于待客，儿女们也只是逢年过节才有口福享用。那时家里没有冰箱，天长日久，储存的食物总会发霉变质，只好倒弃或拿去喂猫喂狗。父亲遇见，常会满脸无奈却挤出笑容对母亲说：“可惜！可惜！下次不可！下次不可！”

记忆中，我不像同龄的孩子那样常去外婆家。听说，母亲娘家那边，外公、外婆早已过世，姨妈刘复圭女士（父母让我管她叫复圭舅舅）在县城小学里当先生，很少在家。我们每次去那儿经常遇到的只有修养闲住、寡言少语的姨父盛仁杰先生。小时候，外婆家留给我的记忆非常浅淡，父母、亲友也很少向我们提及那边的事情。

到我满5岁，上私塾之后，复圭舅舅来家走动的次数多了。好像是受过她玉姐（舅舅这样称呼妈妈）的委托，一到家便主动亲热我、接近我，给我讲故事，带我同房睡。谈吐间舅舅经常会给我讲些浅显的道理，提些有趣的问题，然后再背着我的面把我的反应和回答告诉母亲。

同舅舅的接触多了，感情也就慢慢加深了。在我心里，她温柔

慈祥，气质高雅，谈吐富于哲理，逻辑脉络十分清晰。舅舅疼我，生活照料细心周到，对我的教育启迪也讲究方法，注重循序渐进。舅舅身上有慈母般的关爱，也有师长般的威严，我小小年纪便被她激起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

就这样，在同舅舅的亲密接触中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也激起我对外婆家事的好奇心。有一次，舅舅来了，父亲正好也在家。舅舅向父亲夸奖我听话、悟性好。高兴之下，父亲便让我拜她为师，当场要我改称舅舅为“刘老师”。

“刘老师！”我突然问道，“妈妈姓贺，舅舅你为什么姓刘？”

我心中存疑已久的问题脱口而出，长辈们惊愕之下面面相觑，比我大一岁的姐姐也快步凑到跟前呆望着。

沉思良久后，父亲吞吞吐吐地对我说：

“有些话本来是想晚些时候再讲的，既然你已初通事理，现在又提出了问题，只好将你母亲的身世提前告诉你们了。”

父亲示意舅舅讲述了一个我们急于知晓的故事。

早在北伐期间，家往常德西乡的外公刘时初已异地为官。在一次回家省亲途中，听见荒野地头传来婴儿的阵阵啼哭。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他断定是万般无奈的父母忍痛所弃，便吩咐侍从将婴儿顺路带回。那时候尚且年轻的外婆接过孩子，清理衣物时，发现了襁褓中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字字血泪，恳请好心人代为收留，给孩子一条生路。纸条上还注明了孩子的生辰八字，留条人自报贺氏家门。当时外婆他们尚无子嗣，外公外婆商量后决定将弃婴收养，尊其本姓贺，取名玉梅。从此，外婆他们家细心哺养，视如己出，对外则谎称童养媳，以为掩护。

不久，舅舅刘复圭出生，外公外婆令其姐妹相称。她们两人闺

阁相处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其后外公外婆四处打听寻访母亲贺姓娘家，始终音讯杳无。

到母亲 17 岁那年，父亲的原配夫人去世。

这位未曾谋面的嫡母先人与父亲生有一男四女，都是大我许多的哥哥、姐姐。长兄雪舫英年早逝；大姐、二姐双双婚配张氏商贾，各自富甲一方；四姐习作裁剪，守家辛劳；五姐淑环，自幼聪慧灵敏，桃源师范毕业后嫁配伍家渡高（晓岚）氏学人，婚后与夫君共事乡学，传习诗文。

老夫人过世后，父亲生活极为不便，心里几头牵挂，急需一位内助帮扶家务。此时，便由外公做主将母亲嫁了过去，续弦周府。知情者都替她高兴，说是苦命人交了好运。

实际上，母亲的一生总是灾难不停。

记得我 4 岁那年，有天傍晚，噩耗传来，家里哭声震天。那是大姐婉珍的夫婿家派人传信，说婉珍姐在省城周南女中读书期间，不幸染上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于长沙湘雅医院。父亲闻讯捶胸顿足，昏倒在地。母亲泪流满面，悲痛万分。稍后，父亲强打精神同绍清哥一起去料理丧事。母亲回过神来，忙着照顾我们姐、弟两人，款待亲友，伤痛中的镇定，并不亚于须眉。

听说大姐婉珍从小就知书达理，百依百顺，是父母心中的依靠。她知道父母疼我，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先问上一声“佬儿呢”？（常德、汉寿那边人都这样称呼弟妹或比自己年龄小的人，是爱称）她这一问令父母高兴，我也高兴。姐姐出生前，家父便同本地乡绅好友郭老爷为儿女指腹为婚，姐姐长大之后，依归旧俗嫁配郭府。婆家堪称富有大方，婚后便安排姐姐伴同夫君一道前往长沙，就读于周南女中。后遭不幸染上伤寒，住进湘雅医院。那时候抗生素尚未

问世，疗病全靠支持、陪补硬撑，面对这种横祸突降谁也无回天乏术，只得听天由命。

母亲生过7个孩子，先后病5个。遇上孩子生病，父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访医寻药或求神拜佛。然而，那时候医疗条件太差，儿女们终究还是一个接一个命丧黄泉。母亲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丧子之痛，落到最后只留下了我和姐姐二人。从此，对我们姐弟，父母更是备加疼爱，细心照料。

等到我们稍稍懂事，父亲便找到舅舅复圭、伍姐淑云等有文化的亲人，反复商量、安排我的启蒙学习。誓言即便倾家荡产，也要让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快满5岁那一年，刚开春，父亲便请来了青年教师盛道仁先生，聘他在本地开办乡学，传播诗文。

盛先生师范毕业，深谙新教，通晓国学，略识琴棋书画，还能咏唱一些京戏段子，是父亲心中最合适的启蒙老师。尽管老师左腿曾患小疾，行动稍有不便，然得师娘金氏勤快、能干，而且贤淑、温厚，帮助先生打理私塾，事事俱是有条有理。

私塾课堂安排在我们家院宅的东厢房，由一间大厅堂改装而成。开学之前，四周的墙壁粉刷得洁白，木质廊柱也重新刷了秀油，光彩熠熠。开学那天，教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20张崭新课桌分4排纵列，正对孔圣尊像。

一时间，这所乡间学堂声名远播，招来四方乡邻观赏。

家里附近，那些年龄与我相近的孩子有10多人，都在这里读书上学。先生的吃住及薪酬全由家父一人承担，其余家长只需负责书籍、课本开销，经费分摊的模式，颇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

入校的孩子，年龄相差不过两三岁，都在一个课室，没有划班

级，而是分时段教学，由先生带读和讲解《增广贤文》《诗经》《论语》《孟子》《左传》等国教本，授之以修、齐、治、平之道。学校还规定学生要单独背诵诗文。背不出来的会被罚站或打手板，杖屁股。每日放学之前，老师分批评点，鼓励或批评的声音一一撒落在每个学生的身上，让大家谨记不忘。

课堂上，先生还会串讲一些诗文大意，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自然常识，或带领大家做课间游戏。现在看来，私塾向新式学堂的过渡，也能让学生受益匪浅。小小的乡间校园，课室里书声朗朗、歌咏悠扬；课室外燕子呢喃、鸟语花香：天晴阳光普照，下雨滴落有声。让孩子们小时候得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长大后立志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作懵懂人。

黄昏时间，盛先生常常招我过去哼唱《捉放曹》《甘露寺》《二进宫》《将相和》等京戏段子。时下，师徒二人铿锵的咏叹声，还有稚嫩的读诗声，让父亲听到，笑容满面，心里高兴；他卤菜下酒，自斟自饮，点点头，晃晃脑，摇摇腿，沉迷于对儿子前途的憧憬，自我陶醉。

只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向南败退，日本侵略者肆意横行，中华大地惨遭劫掠，国无宁日，家无安时。

几年之后，离家不远处也相继传来战争的消息。1943年秋，常德会战，西洞庭湖沿岸县、镇相继沦陷，日寇洗劫乡里，到处一派惨象。

据说就在离家不远的南县厂窖，日寇无端兽行大作，他们肆意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一时间尸横遍野，哭喊声动地惊天。父亲闻讯，立即收拾细软，带领一家少小，逃往偏僻山乡，远走避难。一